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三十六回 攝魂和尚訴真情 覓利黃冠謀放債

詩曰： 緇服黃冠總異端，忍將倫理盡夷殘。

精金麗色渾無厭，空禮三清事涅？。

話說聖鶴寺住持僧廿一庵，被樂知縣拿入公廳，整威研究。

廿一庵見了這樣景象，料來難以掩飾，只得吐出真情，道：「這史西魚是和尚姑表弟兄，從幼兒遊走江湖，做些遮眼戲法度口，十餘年未曾會面。舊年冬底偶然挑竹籠到寺，說是西域小天竺請來的四藏度世真經，要托與和尚藏貯。和尚雖然收領，也並沒有見什麼經典。後於飲酒閒話間，只因和尚多了一句嘴，致有今日之禍，這是和尚該死！」大尹冷笑道：「你那死也只在旦夕，卻講多了甚樣一句嘴哩？」廿一庵道：「彼時小的正和他吃酒，袖中取出一包丸藥，和酒吞之。史西魚問：『服的是何藥？』小的那時三杯落肚，說出真實話來，答道：『吞的是澀精丸劑。』史西魚道：『出家人慾火盡消，才好修梵悟道，往生淨土，何故有此病症？』小的應道：『和尚也係父精母血生下來的，終不成是那泥坯木偶？』史西魚點頭道：『這是賢弟真情實話處，若要婦人同睡，唾手便來。』小的乘著酒興，立刻便要婦人。史西魚道：『胡亂取一婦女，不足為奇。賢弟你遐想目中見過的絕色佳人，我便賞一位與汝，只要叩一下頭，呼吸可到。』小的便蹲下去，頓首一拜。史西魚扶起道：『賜卿平身，快想想。』小的閉了兩眼，團團地想遍，猛然想著黨施主家二女兒，每隨媽媽入寺燒香，果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窈窕輕盈，足稱國色。想目中見過的美人，莫出其右，若得此二女交歡，死亦瞑目。那時感表兄盛雅，慨然允諾。」

縣尉喝道：「這砍頭的殺材，誰是你的表兄？」

廿一庵叩頭道：「和尚該死，慨允的便是妖賊。史西魚復問：『黨家二女雖然標緻，家道若何？』小的道：『本城富翁，黨君不在一二之下。』史西魚道：『此家果實富足，佛祖之靈顯然。』小的即問其說是何來歷，史西魚道：『四籠真經，傳世度人，其價不啻百萬。看汝寺中福薄，怎能消受？汝可與黨媽媽借屋藏經，彼此皆叨佛佑。黨媽媽不辭，二女之緣立就。』小的暗中揣度，荀氏拜我為師，極敬佛法，況他家屋宇廣闊，寄此經籠亦為易事。彼時欣然便往，見了荀氏備說來意。荀氏滿口應承。回寺，即移經籠寄頓。史西魚大悅，作東請小的慶賀。酒散入房歇息，只見黨家二女已在榻前。小的淫心頓發，摟抱求歡，被二女推開，百般罵詈。小的再欲動手時，二女抱成一塊，死不能解。小的無奈，急與史西魚說知。史西魚震怒，提起二女，撇入佛前琉璃之中，取紙條遮蓋，吩咐不可揭開，數日後自然諧就。怎知那經籠裡都是些紙人紙馬，興妖作怪的勾當？小的實不知情，求老爺超生罷罪！」

大尹對縣尉道：「聽禿廝之言，的有憑據，且帶過一旁，另行擬罪。」喚左右提過史西魚，跪於案前，細細審鞫。史西魚指東西道西，牽前搭後，辯了一番。

大尹煩惱，喝軍校扯倒便打。史西魚道：「小人自幼行術江湖，那籠內紙剪人馬，不過弄戲法耍人賺些錢鈔，焉敢幹那謀反作叛之事？甘和尚畏刑亂說，求青天爺作主！」大尹道：「那籠中人馬，姑作戲耍之具。然黨家二女何故側臥佛樓，昏迷不醒？分明是你作法害人，兀敢強辭辯辯！」史西魚道：「老爺明鏡高懸，小的不能逃罪。前因甘和尚見了黨氏二女，慾心頓發，再四懇求。小的不得已，暫攝二女之魂，與彼一會，以盡親情，實未曾交媾，玷其真體。望爺原情赦宥。」大尹道：「黨女之魂，今在何處？」史西魚道：「現拘在琉璃中，小的即刻可以放出。」大尹道：「汝且速還二女魂魄，再議後事。」

縣尉道：「二女之命，然雖當救，但著魔之人，魔散自醒。但此賊藏奇妖物於富室，其志不小，決有同謀共事之徒，待其舉發，倉卒難以收服。堂尊大人速宜究出餘黨，一鼓殲除，免使日後耽憂！」大尹點首稱善，喝左右取過兩副刑具來，大罵道：「你這妖賊，形蹤盡露，法物現存，兀敢巧言抵賴！快快招出賊黨，免受這兩道重刑！」史西魚道：「小人乃一窮民，靠戲法糊口，怎敢結黨以為叛逆？二爺過慮，小的死亦冤枉！」縣尉道：「刁徒利口賊骨，不施重刑，怎肯招認？」喝軍校將史西魚拖翻，頭頂加箍，兩足放上夾棍，上下一齊收將攏來。史西魚熬痛不過，哀求饒放，即供出謀反同事之人。大尹喚鬆了刑具。史西魚重複抵賴，高聲叫屈。縣尉大怒，又取一道腦箍加上。

史西魚驚懼，只得招出同黨：「行妖者共有六人，奉太尉印爺差遣，於盧溪四下藏匿，待號令一到，便行舉發。印太尉許我等大事成後，皆授兵馬大元帥之職。不期事露，但求早死！」大尹大驚失色。縣尉正要究問同事六妖人姓名，急行緝捕。忽然大尹呵欠連天，兩手按著心窩，呼疼叫痛。縣尉請問何故，大尹呻吟道：「舊病復作，不能理事矣。」忙令刑房書吏發下監票，將史西魚、廿一庵並眾僧等都上了鎖鈕，帶入大獄監禁。以外之人，盡行逐出。大尹把手拱一拱，別了縣尉，撥轉身逕入後堂去了。縣尉暗付：「樂公面色紅潤，非有病之狀，個中必有緣故。」又不好明言，快快地自回衙去，不題。

且說樂大尹轉入後堂，請夫人進小閣裡坐定，密議此事。

看官你道妖人弄險作法，做官的依律擬罪便了，何故樂知縣詐病退衙，又與夫人密議，卻是為何？原來這夫人印氏正是印常侍的嫡堂姪女，樂大尹這官全傍著印常侍的幫襯，暗與選官通了關節，授此美任。不期史西魚當堂對眾供稱於印常侍差遣。若再指明那五個妖人，則輾轉扳扯，事不可解。故一時詐病退堂，與夫人商議，何以擺撥。

印氏道：「毋論叔爹事之有無，但妖賊一言攀及，使人聞之，已傷大體。若再捕餘黨，設或同聲合口，相公怎能遮掩？那時叔爹受害，妾等難免波及之禍。不如乘夜殺之，滅口絕跡，可保身名無玷。」樂大尹長歎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得不下毒手。還有那一千和尚，何以處之？」

印氏道：「和尚乃佛門弟子，焉可加害？盡當釋放出獄，誰敢阻撓？自古說：當權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佛爺聞之，豈不暗中護？相公與妾身百年之後，也好往生西土，以免輪回之苦。」樂大尹依言，乘夜喚節級吩咐如此如此。節級回獄，暗把史西魚斷送了性命。

次日，進上絕呈一紙，說史西魚腦上受傷，發暈而死。大尹收了絕呈，發付獄中吏役，將史西魚屍首吊出牢牆去了。又取廿一庵等合寺和尚，重錄口詞，取保出獄。將四籠妖物，當堂燒燬。縣尉聞知，跌足長歎，暗思：「堂尊如此行為，豈是做官的體統？風聲傳入京都，朝廷罪及，何以分辯？不如及早掛冠而去，庶免林木池魚之害。」數日後寫了告病文書，申詳上司，挈了家眷，逕回本鄉去了。

有詩為證：

燎焚幻物奸無跡，暗斃妖人死有餘。

達士知機忘利祿，趣裝期克賦歸與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瞿琰和滑道士在黨家坐守，以待縣中回音。

傍晚時分，只見前後親鄰並那握符大漢等紛紛回來，講縣官怎樣拷訊，甘和尚、史西魚怎樣答應，及知縣得病，把一起犯人監禁之事，備細講了。瞿琰道：「大尹明日復審，自有下落。」

當下和滑道士回清陽庵中，與瞿說其備細，至夜半方睡。

次日侵晨，喚老蒼頭往縣前、黨家兩處打探消息。午飯後，老蒼頭回來，講史西魚昨夜腦箍傷重身死，樂大尹把合寺和尚盡行釋放，籠子已經燒燬，黨家二女兒依然摟睡不醒。瞿琰疑道：「狡狴妖徒，何致速死？和尚等俱係重犯，豈可擅行釋放？情跡可疑。」一時與決不下，沉吟半晌，上馬親到聖鶴寺來，甘和尚等迎接入寺。瞿琰道：「昨聞縣中大爺審問，講黨宅二女魂魄被汝拘

攝琉璃之中，今不放還何也？」甘一庵道：「小僧焉敢攝人魂魄？實是史西魚弄法害人，與和尚無干。」瞿琰道：「一黨妖人，兀敢強詞文飾！汝且拿那琉璃過來我看。」甘一庵於佛櫃裡取出琉璃呈上。瞿琰接了，四圍細看，原來是一張黃紙，上面隱隱有些字跡，蓋在琉璃口上。瞿琰揭開黃紙，忽見兩道白光躍出，寂然不見。瞿琰拂袖出寺，上馬往黨家來，遠遠見門口一伙人談笑。瞿琰馬到，眾人見了，無限之喜，一齊喧哄道：「瞿相公來也，瞿相公來也，二女娘方才甦醒。」

瞿琰默想，琉璃中兩道白光，的係二女之魂，那妖法實足駭人。

當下眾人分開，讓瞿琰下馬，步入黨家廳上。荀氏出來拜謝。

瞿琰道：「老嫗行此重禮，反折我童稚之福也。」荀氏道：「寒門遇妖作祟，老身與二女險喪其命。若非郎君大展法力，這禍孽甚時清淨？便殺身報德，妾心尚為歉然。只此一拜，何言折福？」瞿琰答禮道：「除妖解厄，讀書人分內當為之事，何必老人家如此匍匐，反令人心下不安。」眾婢僕將瞿琰扶起，納於椅上，荀氏納頭拜了四拜，瞿琰侷促不寧，下階謝禮才罷。

只見鄰老車雲甫率領黨家一班親族，向前拜謝畢，遜瞿琰居中坐了，眾人雁翅般兩行坐下，彼此敘了一會閒談，荀氏已在後邊花樓中擺下筵席，請瞿琰等一行人慶賀。酒過數巡，忽聽環之聲出於簾下，原來是荀氏率二女登筵見禮。瞿琰低頭答拜，滿面通紅，似有慚愧之色，就要動身。眾人忙請二女入內，又復勸了數杯酒。只見四個小廝，捧出四樣禮物來，乃是黃金十錠計五十兩、白金三十錠計一百八十兩、彩緞十端、明珠二串，一字兒排列在酒筵之上。瞿琰道：「這是何意？」車雲甫道：「本宅感相公驅邪活命之恩，無以為報，聊具薄禮四色，少伸芹敬。待黨君返舍，再行酬報。」瞿琰慨然道：「予之此行，非貪利也，無非是利物憐人，要做世間一個奇男子。今恁地設施，反目我為市井之流，埋沒一片熱心，寧不含愧可惱？」車雲甫跪下道：「這是老朽張主，相公休得嗔怒。若此禮不收時，老朽長跪於此，終歲誓不動身！」瞿琰俯首尋思，難以辭卻，即轉口道：「老丈請起，盛情全收便了。」車雲甫欣然站起，眾人都各欣然，慇懃勸酒，酣飲盡醉，不覺夜已深沉，瞿琰辭別。

車雲甫選四個健漢，捧了禮物相送，一齊至清陽庵中，見了滑道士，交割金銀珠緞，各自散訖。滑道士年雖高大，兩眼卻是明亮，見了許多禮物，心花也是開的，滿臉堆下笑來，合掌道：「難消！這雙模糊老眼，今日也會瞧金寶一面，瞿相公好造化也！」瞿琰道：「黨嫗一團好意，酬贈若干禮物，我主意不受，被那車老子抵死纏住，只得勉強暫收於此。我已想一個擺脫的去處，特與老法士商量。」

滑士游道：「小相公萬倍的聰明，這擺撥銀兩勾當，極是易事。我估這十錠金子，約莫有五十餘兩，火色赤亮，足有七倒，五七三百萬十兩銀子，碗盛碟蓋的三十錠白銀，也有二百金之數。依我老道算計，買田利薄，買屋防火，經商貿易又非相公們所為之事，單用那一樁本穩利實，不消兩載，管取一個對合。」瞿琰道：「作何經業，如此獲利之速？」滑士游道：「我敝鄉風土最是淳樸，都靠農、桑二字以為生計。每於蠶未收、稻未熟之際，大抵借辦錢米救急者多，都有五分利息。一待絲成穀熟，子母盡皆入手，豈不是兩年之間本利俱足？」瞿琰道：「承教了。所餘珠錦，亦可放與人麼？」滑士游道：「相公年過二八，只在旦夕間可以婚娶。留下珍珠緞匹，以為夫人衣飾，盡充半生受用。」

瞿琰笑道：「出家人要圖清淨，淡於財勢。今反貪重利，剝肉補瘡，比俗家利心更狠十倍。予之初心，非嗜利也。前見靈雨連綿，禾稻淹沒，縣前告水荒者紛紛不絕，我以糴米濟貧，即是我受黨嫗之惠。豈忍放債，索取重息，效貪夫之所為也！」滑士游道：「阿呀，銀子呵，世上的至寶，可以起死回生，轉禍為福，天地間化工莫過於此，相公不可輕看了。昔年小庵鄰房道友，只為著七文襯錢，和小徒爭競起來，整整打了三年官司，今春方得結案。相公這一項錢糧，怎割捨糴米與人？自古道，錢財入手非容易，失處方知得處難。」瞿在旁道：「老法師老到之言，賢弟當聽，莫把至寶浪費了。」瞿琰道：「二哥也恁的吝吝，怪不的嫂嫂責備。弟之大意已定，不須饒舌！」滑士游道：「相公輕財好施，仁者之心，老朽多言，只當放屁。」

瞿琰笑起來，就將金銀交與滑道士，陸續糴米，齎發荒民，帳存姓氏，待後稽查。明珠兩串帶歸，贈與二嫂。取彩緞十匹，送與本庵道士，滑士游無限之喜。當下分撥已畢，弟兄二人辭別回家。二嫂得了珠子，把三叔十分敬重，瞿琰依舊伴兄書房內將息。靜夜暗想：「史西魚逞妖作法，志圖叛亂，必有同謀賊黨，何故縣官一審之後，此賊便倉卒身死？」事屬曖昧，放心不下，喚老蒼頭復往縣前探聽實。不知這蒼頭怎生回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